

## 傳承與在地化——鏡龕法師傳\*

陳愛梅

馬來亞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亞太區域專題中心博士候選人培育計劃

### 摘要

這篇論文以鏡龕長老的生平為主軸，探討佛教如何隨著馬來亞／馬來西亞的轉變而根植在這塊土地上。鏡龕長老與社會賢達名流互動甚密，這種關係不論是建立在互惠或信仰上，這對發展佛教事業及提升佛教形象都有所助益，但各種評論也隨之而至。

鏡龕長老自 1947 年來到馬來亞，五年後即在剛開闢的首都衛星市——八打靈建立第一座佛教道場，從事公益慈善、文化教育，不分種族、宗教頒發獎貸學金，並且首度啓建，「水陸大法會」，創下吉隆坡開埠來的空前記錄，設立第一家寺廟附設中文圖書館，創辦《慈悲》佛教季刊。在傳承中國佛教的同時，力求在地化的扎根。本文所論的傳承，泛指中國佛教，而非單一門派；所述之在地化，是指調適合宜馬來亞／馬來西亞的環境，秉持取之於斯，用之於斯的精神，並且結

---

\* 感謝《慈悲》之賴鴻建主編，向丘金生居士借來多本珍貴的特刊。丘金生是八打靈觀音寺的老信徒，也是多本特刊編委之一，多年來陪伴在鏡龕長老身邊。這篇論文在 2008 年發表於「馬來西亞漢傳佛教僧侶國際研討會」，感謝丘金生居士在研討會前匡正論文內容。此外，感謝黃子堅教授修正英文摘要，及兩位匿名評審員對本文提供具體修正的建議。

另，論中所引用的數本出版品，出版年代未標示，故只能用文中的提詞等內容，推測其出版年代。



出豐碩的果實。

這項研究透過出版品、匾額、舊報紙和訪談等來拼湊長老的一生，並略述佛教之居士護法，以此略窺大馬佛教、華人社會，乃至馬來西亞的時代進程！

**關鍵詞：**馬來西亞佛教、鏡龕法師、八打靈觀音亭、水陸大法會、《慈悲》



# **Succession and Localization**

## **—Biography of Reverend Jin An**

Ai-Boay Tan

Ph.D.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Ph.D. Research Grant of CAPAS, Academia Sinica

###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biography of Reverend Jin A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labo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ooting of Buddhism in Malaya and later Malaysia. The paper is dealing with his interactions with prominent leaders. Their interactions that were based either mutual concern or common faith, proved to be benefi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nd the enhancing of the image of Buddhism. The same interactions however, also invited much criticisms.

Rev Jin An first arrived in Malaya in 1947. Five years later, he established the first Buddhist temple in Petaling Jaya, the new Satellite City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of Kuala Lumpur. He devoted himself to public welfare charity,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awarding of scholarships without any distinction of race or religion. He created history in Kuala Lumpur by holding the “Great Compassion Liberation Rite of Water and Land,” the magnificent Buddhist ritual. Apart from that, he founded the first temple-based public Chinese library and started the “Buddha Magazine.” While spreading Chinese Buddhism, the Reverend Jin An also simultaneously endeavored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relig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Reverend Jin An's inheritance of this version of Chinese—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Chinese Buddhism, not to a specific sect, emphasizing on the spirit of localization.

This study will employ a variety of sources, including official records, publications, epigraphical materials, newspapers and interviews. The different sources will help in piecing together the life of Reverend Jin An, and his devotees, providing a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s well as the Chinese society of Malaysia.

**Keywords:** Buddhism in Malaysia, Reverend Jin An, Petaling Guan Yin Temple, Great Compassion Liberation Rite of Water and Land, *Buddha Magazine*



## 一、傳承

### （一）法脈

<sup>上</sup>鏡<sup>下</sup>龕日光禪師（1900-2000）屬於曹洞宗之壽昌法派，第 51 代傳人。他的剃度師<sup>上</sup>常<sup>下</sup>悟今觀禪師是該派第 50 代傳人。

觀音亭所傳承的法派心法為：

依果知種因，修道學無為；

禪意能淨意，絕緣入真如。

鏡龕長老唯一剃度徒為悟生；法徒有遠藏、明印、依修和寬嚴。金馬崙的遠藏和新加坡福慧講堂之寬嚴法師分別在 1987 及 1988 年成為觀音亭之監院。

觀音亭之法脈傳承所依據的偈誦，經過幾方面的探詢仍不詳。此外，對於鏡龕法師之年譜，尤其是在中國之歲月，由於缺乏原始資料，所以只能以推敲方式嘗試梳理出最合理的可能。

### （二）中國歲月

20 世紀初的中國延續 19 世紀的動蕩。光緒 26 年（1900），慈禧召義和團之拳民入京，他們毀鐵路電線、燒教堂、殺教士，結果導致八國聯軍進攻，慈禧和德宗出奔西安，聯軍繼攻陷山海關、保定等地，所致焚殺。惟有在中國東南各省，未被兵禍。<sup>1</sup>

鏡龕法師長於中國動蕩的時代。他是福建人，<sup>2</sup>俗家姓李，出生於

<sup>1</sup> 傅樂成 1977，頁 696-697。

<sup>2</sup> 于凌波在《海外弘法人物誌》中之〈創立八打靈觀音亭的鏡龕長老〉篇中，表示鏡龕長老是福建福州人。見江子等編 2000，頁 141。在同一本紀念集中也收錄了煮雲上人的——〈熱心公益培植後進的鏡龕長老〉《東南亞佛教見聞記》，該篇文章只說鏡龕法師是閩南人。在由禪心和慧真所著的〈虛



1900年，慈禧與德宗（光緒）逃離聯軍追殺的年代。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發生在他繾褓及童年時期，而中國帝制終結時他只是個孩子。國民政府北伐以後，共產黨、軍閥所引起的內戰不斷。七七事變後中國陷入與日本長達八年的抗戰。戰爭結束兩年後，他踏上馬來亞。原本只為籌款辦醫院而來，但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中華民國政府撤到臺灣。故國歸不得，他務實地把精力投入在移國的土地上，傳承中國佛教的同時扎根於此。

鏡龕法師是家裡的獨子，有個在西禪寺當住持的叔叔。9歲那年，他到西禪寺遊玩，看到寺裡的小童披剃，也要求剃頭。他的父母聽聞後趕緊把他帶回去。在私塾念書時，同學們取笑他為「和尚仔」，這使他不願意去上學。他請求父母讓他出家，並表現了堅決的意志。終於，在父母的同意下他正式依福州慶城寺常悟法師（生卒年不詳）剃度出家。<sup>3</sup>

### 1、年譜的問題

在《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之〈鏡龕長老傳略〉中，所記錄的鏡龕法師之生平事蹟為「9歲出家，聰慧好學，13歲赴青海修學7年，20歲時受委『江南第一叢林』之稱的閩侯雪峰聖寺之監院。」<sup>4</sup>在《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之〈虛雲香板，長我道業〉之篇章中，並沒有明確註明鏡龕法師隨常悟法師出家之年齡，只說明出家3年後到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並且進入鼓山佛學院受學，較後在青海習密法3年，告別青海後應邀在福建崇聖寺擔任監院。

法師生平的另一個版本是由煮雲上人（1919-1986）所著的〈熟

---

雲香板，長我道業〉（2000a，頁5-10）中，則說鏡龕長老是古田人。依據長老身邊的信眾表示，長老是莆田人，說莆田話，有別於我們所理解的福建話，但長老都盡量把話講成接近福建話，以方便信眾理解。故，對於長老出生地，這篇論文只能取福建省，而不進一步去斷定何縣市。

<sup>3</sup> 禪心、慧真 2000a，頁5。

<sup>4</sup> 江子等編 2000b，頁3-4。



心公益培植後進的鏡龕法師〉，收錄在《東南亞佛教見聞記》。<sup>5</sup>根據該篇文章，鏡龕法師在 13 歲出家，20 歲受具足戒於福建怡山的南普寺。另一版本是由于凌波所著的〈創建八打靈觀音亭的鏡龕長老〉，收錄在的《海外弘法人物誌》，該篇章講述鏡龕長老 15 歲出家，1918 年在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sup>6</sup>或 9 歲，或 11 歲，這兩者間的差別可能只是實歲和虛歲的計算法，也可能只是兒時拗著要求剃髮，之後回到家中到私塾念書，到了 15 歲才正式依常悟法師出家。

以上之論述，只是推測。接下來所討論鏡龕法師在中國的年譜，主要是依由觀音亭所編著的〈鏡龕長老傳略〉《鏡龕長老紀念紀——永懷記》及由禪心和慧真所著《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中之「第一篇——鏡中歲月」系列為主，因為這兩篇文章對於鏡龕法師的生平記錄有諸多共同之處。

哲人已涅槃，無從再詢。在相互對照後，由禪心和慧真的記錄，吸納了于凌波對於鏡龕長老年譜的部分描述，如出家三年後就到鼓山受具足戒。根據作者之一的慧真表示，當時他們只是把鏡龕長老所說的紀錄下來。雖然資料出現分歧，但參照所涉及之人物等事故，〈鏡龕長老略傳〉之描述似乎有訛。

<sup>5</sup> 這篇文章收錄在江子等編 2000b，頁 139-140。

<sup>6</sup> 同上註，頁 141-144。



(表一) 鏡龕長老在中國歲月的年譜記錄之比較：

事 蹟	《永懷記》	《鏡中歲月》	筆 者	備 注
出 家	9 歲	9 歲隨眾剃髮； 受具足戒年齡 不詳。		
鼓山佛學院，虛雲和尚之侍者及湧泉寺知客	無	湧泉寺 ↓	至少是在 29 至 34 歲之間	鼓山佛學院成立於 1931 年。他在鼓山佛學院受學三年。 <sup>7</sup>
赴青海修秘法	13 歲	青海（3 年） ↓	34-39	第 9 世禪喇嘛在 1934 年才重返青海
閩侯雪峰聖寺之監院	20 歲	雪峰聖寺（7/8 年） ↓	34-39 至 41-47	
武夷天心岩		武夷天心岩 ↓	~至 47	1947 年赴馬
馬來亞		1947 年		

鏡龕法師在受具足戒後到鼓山佛學院念書，並且擔任虛雲和尚（1840-1959）的侍者，後來提升為知客。虛雲和尚在 1929 年受邀到鼓山湧泉寺擔任住持，並在 1935 年辭去鼓山湧泉寺住持之職。<sup>8</sup>以此

<sup>7</sup> 見〈訃聞〉，收錄於江子等編 2000b，頁 51。

<sup>8</sup> 岑學呂編著 1995，頁 68-78。



推算，雖然鏡龕法師是在 29 至 34 歲之間到鼓山修學。鼓山佛學院於 1931 年成立，鏡龕法師或就在那時候在鼓山佛學院就讀。此外，從鏡龕法師及虛雲老和尚的合照看來，鏡龕法師也應正值青年，而不是 12、13 歲的小孩。

雖然我們無法知道鏡龕法師是因為虛雲和尚在湧泉寺擔任住持後才到湧泉寺，還是在虛雲和尚受邀到湧泉寺前他已在那裡，但肯定地是鏡龕法師在鼓山湧泉寺期間歷經了湧泉寺的復興及改革。

## 2、行政與修持

福建鼓山以名勝風景聞名。禪宗史上，鼓山歷朝高僧大德輩出，是故頗有盛名。可是，自 1929 年代以來，鼓山完全變了，由十方叢林變成子孫廟，由盛轉衰。<sup>9</sup>虛雲和尚歸依弟子海軍部長兼閩主席楊樹莊（1882-1934）和前主席方聲濤（1885-1934），聯同四眾弟子，從雲南鷄足山邀請虛雲和尚重振鼓山。虛雲和尚 19 歲到鼓山湧泉寺披剃，20 歲依鼓山妙蓮和尚（1824-1907）受具足戒，為緬懷師德，他接下了這個職位。<sup>10</sup>接手鼓山後，他進行寺制的改革，一、不允許寺內私收徒眾，取消小鍋飯菜而一律改為平等的大鍋飯；取消許多無所謂的當家、知客和書記；二、重整道風，恢復舊有十二柱香的參禪制度，成立學戒堂（後來改為鼓山佛學院），常住僧眾，共同行持早晚課，傳戒說經；三、修建房屋等。<sup>11</sup>除了內部，屬於寺院本身及僧眾的改革外，對外則設延壽堂，供年老無力者作休養之用，並得到飲食及醫藥的照顧。

改革招惹既得利益者之不滿，虛雲和尚的改革使部分寺僧對他產生仇恨，他們設陰謀欲毒害虛雲和尚，放火燒房屋。我們不知鏡龕法師是否經歷那場人為的火災，但他是虛雲和尚改革下的受益者，這使

<sup>9</sup> 同上註，頁 74。

<sup>10</sup> 同上註，頁 4、68-69。

<sup>11</sup> 同上註，頁 74。



他可以在禪風振興的道場中修行。鏡龕法師回憶中的鼓山，是吃大鍋飯，公私分明且嚴謹的叢林制度，他在禪修的過程中挨過虛雲和尚的香板，雖然如此，鏡龕法師念念不忘虛雲和尚的身教言行。

鏡龕法師的能力，至少在那時候就獲得注目。虛雲和尚改革鼓山時，把七、八十個知客減少到五至八個。<sup>12</sup>常住僧眾約三百餘人，鏡龕法師能獲任委為知客，確有其過人之處。

1929 年末至 1930 年代初期，經濟風暴襲捲全球，馬來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把失業的中國人遣送回去。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成了從南洋遣返者的落腳地。於此同時，雖然北伐成功了，但國民政府面對內憂外患：對內，共產黨割據贛南閩西，國民政府對李宗仁、馮玉祥和閻錫山進行討伐，戎火波及中國南北十省；對外，日本對東北虎視眈眈，並且發動侵略。<sup>13</sup>國難當前，動蕩中堅持佛法，護持道場，以期正法長存，人心得安穩！這時，以虛雲和尚為首的鼓山並沒有關起門來自顧修行。1933 年 1 月，日軍占據了山海關，十九路軍在福建舉事，全省寺廟已停止留單，惟獨鼓山仍然保留海單，一千五、六百名的雲水僧湧至鼓山。海單，僧尼只要持有戒牒衣鉢到此，通過知客登記同意，就可掛單食住。<sup>14</sup>

鏡龕法師在這麼一個貧窮及動蕩的年代當任鼓山的知客，必然具備各種應對能力。知客工作煩忙，他只有利用晚上的時間用功，並利用了數年的時間拜三部《妙法蓮華經》。<sup>15</sup>

爾後，鏡龕法師踏上了青海，開始了他的密法修行之路。他與數位同修向鼓山方丈告假，從庫房支領盤川，便前往千裡外的青海，報名成為第 9 世班禪喇嘛曲吉尼瑪（1883-1937）在青海舉行祈福法會

<sup>12</sup> 同上註。

<sup>13</sup> 傅樂成 1977，頁 764-765。

<sup>14</sup> 鄭淪〈長江上游古剎——慈雲寺（上）〉《香港佛教》，534 期。[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34/534\\_14.html](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34/534_14.html)。

<sup>15</sup> 禪心、慧真 2000a，頁 9。



中傳法的侍者。<sup>16</sup>第 9 世班禪喇嘛在 1924 至 1934 年遭驅逐出中國，<sup>17</sup>以此推算，鏡龕法師是在 1934 年後才赴青海。他在青海省湟中縣沙爾鎮的塔爾寺修學密法。塔爾寺是藏傳佛教「善規派」（俗稱「黃教」，又音譯為「格魯派」）的聖地，也是宗喀巴大師（1357-1419）的誕生地。<sup>18</sup>雖然鏡龕等中國法師住在塔爾寺中，但他們的住宿和飲食方面都與喇嘛分開，以尊重彼此的飲食及生活習慣。鏡龕法師原本受指示得在塔爾寺修習密法九年，但他住了三年就離開了。

虛雲和尚有諸多神奇故事流於世，尤其是他的禪定功夫之深厚。鏡龕法師在當虛雲和尚侍者期間曾見虛雲和尚入定經一晝夜，因為好奇，年少的鏡龕還輕輕拉其衣袖，動其臉頰，以試探他的反應。<sup>19</sup>虛雲和尚在鼓山期間也發生了龍王求戒、雄鵝立化與佛前、虎來皈依等，這些事蹟不是鏡龕法師親自所見，或都有所聞。在青海，鏡龕法師親見班禪喇嘛在定中放光。<sup>20</sup>

鏡龕長老從塔爾寺回到福建後，應邀到素有「南方第一剎」之稱的雪峰崇聖寺當監院。崇聖寺又稱雪峰寺，該寺達本禪師（?-1929）、常悟禪師都曾到南洋化緣修寺。圓瑛法師（1878-1953）在 1928 年擔任崇聖寺住持，七七事變後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會」團長，他在 1937 年 10 月到南洋籌款。由勝進法師（1891-1974）在怡保（Ipoh）建立的「東蓮小築」，是雪峰寺之下院。根據明暘法師（1916 至今）所主編之《圓瑛大師年譜》，圓瑛法師在 1937 年南來時，東蓮小築之勝進法師在地迎接。<sup>21</sup>由此可見雪峰寺與南洋之淵源與因緣。鏡龕法

<sup>16</sup> 同上註。

<sup>17</sup> Fabienne Jagou 2006. [http://www.thdl.org/collections/journal/jiats/index.php?doc=jiats02rev\\_jagou.xml](http://www.thdl.org/collections/journal/jiats/index.php?doc=jiats02rev_jagou.xml)。

<sup>18</sup> 見於楊慶喜（撰文）1984。

<sup>19</sup> 禪心、慧真 2000a，頁 7。

<sup>20</sup> 禪心、慧真 2000b，頁 13。

<sup>21</sup> 明暘法師主編 1989，頁 183。在香港寶蓮禪寺之網站中，表示勝進法師在 1938 年南來為崇聖寺籌款（見 <http://www.plm.org.hk/>



師在中國最後的日子是在雪峰寺，他的南來是依循前人步伐，卻開創了另一個局面。

他在雪峰寺擔任監院期間，鄰近紳豪上山求救，因為他的孩子突然神智不清，中邪似地病倒了。鏡龕法師初次施展在青海所學之密法，那孩子竟然不藥而癒，紳豪歡喜佈施一百擔白米。有一回在法海寺放焰口時，突見白蝶在眼前飛過，閉眼觀想時，看到的竟是雪峰同參之臉孔。下壇後他感嘆同修之逝世，其他師兄責怪他口不擇言，不久後，他們就發現那位同修就在他們放焰口的時候圓寂了。<sup>22</sup>鏡龕法師贊嘆密法不可思議。部分信眾相信鏡龕是個法力高強的法師，但普遍上讓人們所感念的，是他在慈善、文化及教育工作上的貢獻；法師對風水有心得，但卻一再教導信眾因果觀。<sup>23</sup>

鏡龕法師在雪峰渡過了七、八年，根據推算，那應該在抗戰期間。可能是在二戰後，他去了武夷山的天心岩當家，嘗大紅袍，渡過一段品茗參禪的日子。<sup>24</sup>

## 二、在地化

### （一）渡海南來

他在當任中國佛教會福建省常務理事、代理事長期間創辦一所佛教醫院，中日戰爭前他曾到星、馬籌募經費。<sup>25</sup>他二度來馬，也是為法海寺創辦的佛教中學募款而來。1928年，圓瑛法師（1878-1953）

---

dispArticle.asp?id=1858)；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的網站則表示東蓮小築成立於1941年。見 <http://www.mba.net.my/MyBuddhism/People/Build/content.htm>。不過，根據《圓瑛大師年譜》，東蓮小築在更早前已存在。

<sup>22</sup> 禪心、慧真 2000c，頁 19。

<sup>23</sup> 沈平春 2000，頁 126。

<sup>24</sup> 禪心、慧真 2000c，頁 17-22。

<sup>25</sup> 禪心、慧真 2000d，頁 23-28。



在雪峰崇聖寺擔任住持時接受福州市內法海寺為雪峰下院。<sup>26</sup>鏡龕法師曾為雪峰寺之監院，他為雪峰寺之下院法海寺創辦的佛教中學籌款，合情合理。

1947年，帶著兩百公斤冬菇，鏡龕法師為籌款建校而再次踏上馬來亞。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破竹之勢占據中國大陸，南洋和香港佛教界頻頻派人來函及來電勸圓瑛大師速往南洋，大師婉拒。<sup>27</sup>中國共產黨勢力橫掃中國大陸；國民政府在內戰中敗退，撤到臺灣。中國共產黨把宗教視為牛鬼蛇神，掌握政權後對宗教極不友善，沒收廟產，強迫僧侶還俗等。鏡龕法師因為內戰而中斷北回鄉路，卻開始了人生另一個旅程碑。佛教在中國式微了，卻在南洋開出芬芳的花朵，而鏡龕法師，自幼浸淫在中國佛教環境之中，在故國的土地上修習法門，卻在異國，異國後來成故國，開展其輝煌的佛教事業。

## （二）在馬來亞的初期發展

有鄉歸不得是悲切之事，但正是因為這條中斷了的歸鄉路使鏡龕法師避開了隨後而至的「肅反鬭爭」階級運動及文化大革命。鏡龕法師的南駐，在沒有政治迫害宗教的土地上，開展他的佛教事業。

### 1、馬來亞佛教發展簡介

在中國歷史典籍上，曾有不少中國僧侶在馬來半島留下足跡，但對當地佛教和文化的影響微乎其微。<sup>28</sup>17世紀，隨著華人移民遷居到馬來半島，並在馬六甲建立第一座華人廟宇——青雲亭後，佛教在馬來半島才算有了根基地。以馬六甲的青雲亭（1673）及檳榔嶼的廣福宮（1800）為指標，陳美華把這時期的馬來亞佛教稱為混沌雜揉期。檳榔與極樂寺的創建，則標示馬來亞佛教進入抽離分明期，既表示中

<sup>26</sup> 明暘法師主編 1989，頁 101。

<sup>27</sup> 同上註，頁 288。

<sup>28</sup> 陳美華 2009，頁 64。



國佛教真正紮根於馬來亞。<sup>29</sup>

雖然如此，佛教的正本清源之開展是緩慢的。根據英國殖民在 1947 年的人口統計報告，將近百分之九十八的華人信仰被歸納為華人民族宗教（Chinese national religion），信仰的成份包括孔教和祭拜祖先。在殖民政府的認知中，只有少數的印度人，多數的錫克人和暹羅人是佛教徒。<sup>30</sup>這樣的認知雖然不盡然，但有其根據，同時也透露了正本清源的佛教運動尚未成風氣。

20 世紀初期雖然有虛雲、太虛（1890-1947）、慈航（1893-1954）、圓瑛等法師到馬來亞弘法，但他們來馬時間短暫，影響並不顯著。大師的到來會刮起一陣旋風，但扎根的工作卻得由長駐於這裡，瞭解及適應這裡風土人情的法師進行。馬來亞的佛教運動，除了 1930 年代創辦菩提學院的芳連尼師（生卒年不詳）外，還有竺摩法師（1912-2002），他開大馬佛教（漢文系）知識佛教的道路，與錫蘭籍以英文弘法的達摩難陀法師（Ven. Dr. K. Sri Dhammananda）（1919-2006）被譽為「近代大馬佛教（發展）之父」。<sup>31</sup>蘇曼迦羅法師（Ven. Sumangalo）（1903-1963）開展佛教青年運動，這位在虔誠基督教家庭長大的佛教法師向佛教青年組織推介美國基督教會的活動方式，把周日佛學班的概念和唱佛曲等活動引進青年學佛，多元化佛教活動。<sup>32</sup>由鏡龕法師所創辦的八打靈觀音亭，在推行佛教在地化及正本清源的同時，聚集政要及社會賢達，打破學佛是失意者及屬於中下階層的刻板印象，在發展八打靈觀音亭及推動佛教事業的同時，致力提升佛教之形像。

<sup>29</sup> 同上，頁 64-91。

<sup>30</sup> Tufo 1949，頁 123-124。

<sup>31</sup> 繼程法師 1984，頁 105。

<sup>32</sup> 陳秋平 2004，頁 94。



## 2、天福宮與巴生觀音亭之經歷

鏡龕法師在 1947 年抵馬後，奔走於馬來亞各地籌款。最初，他落腳於瓜拉雪蘭莪（Kuala Selangor），在天福宮<sup>33</sup>擔任住持。後來，在馬來西亞著名企業家楊忠禮（1929 至今）的父親楊清廉（1902-1968）<sup>34</sup>邀請之下，他到巴生（Klang）觀音亭擔任住持。楊清廉也是楊忠智（1933-1999）的父親，因緣際會，後來楊忠智和他太太陳達真（1935 至今）都成為八打靈觀音亭的護法。

巴生人口超過 10 萬，占當時雪蘭莪（Selangor）州人口之七分之一。華人為巴生最大族群，占了巴生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sup>35</sup>巴生觀音亭是巴生最古老的廟宇之一，<sup>36</sup>廟裡最早的「觀音亭」匾額寫著「光緒任辰孟夏吉立」，即 1892 年農曆 4 月份。<sup>37</sup>不過，觀音亭創立之原址相信是在其他地方，巴生五條路觀音亭的的建築，大概建於 1909 至 1910 年之間。<sup>38</sup>在《異邦揚錫，寶島分燈：談福建佛教的對外弘法活動》中，提及莆田囊山壽寺原智法師在光緒 33 年（1907）在巴生創立觀音亭，並作為囊山壽寺的廨院，文中所指由原智法師所創立的觀音亭，引發是巴生五條路觀音亭的猜疑。<sup>39</sup>巴生觀音亭在馬來西亞佛教史上，佔有一席之地。1937 年圓瑛法師到馬來亞時獲得巴生觀音

<sup>33</sup> 禪心、慧真 2000d。該篇文章在第 25 頁指出，鏡龕長老最初在瓜拉雪蘭莪天后宮任當家。經筆者多方面探聽，包括得到瓜拉雪蘭莪當地人徐先生的幫忙，確定瓜拉雪蘭莪並無天后宮，只有跳乩的百年老廟天福宮。經由陳達真查證，鏡龕法師當年就是落腳在天福宮，後來經由她家翁楊清廉的推薦才到巴生觀音亭。訪問陳達真，2008 年 9 月 25 日，於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

<sup>34</sup> 感謝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江柏煒所長提供楊清廉的生卒年。

<sup>35</sup> 所引用的是 1947 年的官方數據，見 Tufo 1947，頁 134。

<sup>36</sup> 《東方日報》2005 年 12 月 20 日。版 A17。《東方日報》之剪報皆由陳亞才提供。

<sup>37</sup> 陳亞才 2003a，版 A15。

<sup>38</sup> 同上註。

<sup>39</sup> 楊善勇 2003，版 A15。



亭物轉老和尚的接待，在那裡做抗日救亡演講，收獲很多。<sup>40</sup>1938年2月，轉物老和尚請師在巴生觀音亭弘法，並傳授皈依。<sup>41</sup>1948年，圓瑛法師赴新馬，並且再赴巴生觀音亭，不過這回是「致祭轉物老和尚」。<sup>42</sup>在圓瑛法師返回中國後，隔年，鏡龕法師就在這香火興旺的巴生觀音亭當任住持。閩南建築風格的觀音亭，在牌頭裝飾部分竟然出現榴槿和黃梨，本地題材溶入傳統建築。<sup>43</sup>鏡龕法師，繼承傳統，後來也開展融合本地的因素。

1950年代初期，中國的佛教，以虛雲老和尚為首的佛教協會籌備會，上書政府，以制定方案，不許再拆寺院毀像焚經，不許強迫僧尼還俗及寺廟收歸後仍應安僧配給田畝，以求僧人自行耕種。<sup>44</sup>

1952年，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虛雲老和尚、圓瑛、喜饒嘉措（1884-1968）、能海（1886-1967）、巨贊（1908-1984）、陳銘樞（1889-1965）、呂澂（1896-1989）、趙樸初（1907-2000）、葉恭綽（1881-1968）等在北京舉行會議。<sup>45</sup>中國共產黨對佛教會議有既定議程，有人在會議中提議取消《梵網經》、《四分律》、《百丈清規》，僧娶尼嫁，飲酒食肉。<sup>46</sup>政治上壓迫力量導致佛教的衰落，造成中國文化及宗教史上的苦難。十年文革，許多知識份子和「走資派」都逃不過這場政治大漩渦，紅衛兵更把宗教視為「麻醉人心的鴉片」。在1994年來馬參加八打靈觀音亭「慈悲滿人間」系列活動的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真禪法師（1916-1995）談起那段過往，表現出「吾心不死」、「十年文革，佛在心中」的宗教情操。<sup>47</sup>中國大陸十年文革，佛教徒把佛

<sup>40</sup> 明暘法師主編 1989，頁 183。

<sup>41</sup> 同上註，頁 138。

<sup>42</sup> 楊善勇 2003，版 A15。

<sup>43</sup> 陳亞才 2003b，版 A19。

<sup>44</sup> 岑學呂編著 1995，頁 191。

<sup>45</sup> 慈怡主編 1987，頁 344。

<sup>46</sup> 岑學呂 1995，頁 184。

<sup>47</sup> 周福春 1994，版 7。



藏在心中；馬來西亞，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致。

### （三）創辦道場——八打靈觀音亭

同樣的 1952 年，馬來亞佛教的開展卻呈欣欣向榮。根據由觀音亭所出版的刊物，鏡龕法師在這一年決意在這剛開發的衛星市買下坡地，建了幾間簡陋的平屋，名為「八打靈觀音寺」。<sup>48</sup>

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是馬來西亞第一個新建的市鎮，距離首都吉隆坡（Kuala Lumpur）只有六英里。<sup>49</sup>為瞭解決戰後的房屋需求，吉隆坡激增的人口，並且解決和重新安置非法居住者的問題，英殖民政府設立「1951 年聯邦房屋信託」（Federal Housing Trust 1951）。<sup>50</sup>聯邦城市發展部（Federal Town Planning department）受委設計及規劃如同英國般的新市鎮。1952 年政府開發八打靈再也，提供低廉的工廠地，興建廉價屋給低收入者。策略性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硬體設備、自由的經濟政策及免稅的優惠，吸引了很多本地及外國的投資者。<sup>51</sup>

鏡龕法師到八打靈再也時，那裡是一片荒涼之地。鏡龕法師在回憶中說：「也許是觀音菩薩的感應吧，當我踏入這裡，即覺得四周充滿靈氣，將來必定是個弘法利生的地方。」「身為佛子，不能生逢佛世，如今有此因緣，找到這麼好的地方，縱然是一片荒蕪，也要好好發願開辟一處道場。」<sup>52</sup>隨後，由天主教創辦的亞松大醫院（Assunta

<sup>48</sup> 根據口述所得之另一種說法，當年是齋姑邀請鏡龕法師主持廟宇。在觀音亭現存的匾額中，1952 年是「重建」的年份，這種說法有其史料根據。不過，確定的是，觀音亭今日的面貌及發展方向，是在鏡龕長老手中完成的，故文中採用觀音亭為鏡龕法師所創之說法。

<sup>49</sup> Saw Swee Hock 1971，頁 1。

<sup>50</sup> Lee Boon Thong 2006，頁 5。

<sup>51</sup> Saw Swee Hock 1971，頁 1。

<sup>52</sup> 禪心、慧真 2000d，頁 25。



Hospital) 在觀音亭的附近建立了八打靈再也第一間私人醫院。<sup>53</sup>

幾間簡陋的平屋建竣後，鏡龕長老把一尊觀音像從巴生觀音亭請到八打靈觀音亭，出動信眾用廿餘輛車子護送，造成一時的轟動。<sup>54</sup>

八打靈觀音亭的發展，緊隨著八打靈再也市鎮的發展步伐。1960年，馬來亞大學 (University Malaya) 從新加坡搬遷到吉隆坡，毗鄰於八打靈再也，八打靈再也逐漸轉變成中產階級及中上層階級的居住地。<sup>55</sup>

1956年之前，百分之七十七移至八打靈再也的是華人。到了1966年，華人還是占據八打靈再也人口比率的百分之六十三，<sup>56</sup>其中百分之六十二的華人自稱為佛教徒，百分之二十三的華人認為自己沒宗教。另一方面，在佛教徒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點六是華人。<sup>57</sup>除了因為鏡龕法師是中國佛教背景外，在這樣人口結構的環境中，八打靈觀音亭以中國佛教為根基，但廣邀各門派參與其大型法會；華人是主要的信眾群，但協助的對象並不侷限。

### 1、硬體建設

八打靈再也，由廉價屋及工商區逐漸轉型成高級住宅及商業區，原本的觀音亭平房不敷使用。鏡龕法師親自設計口授改建的形額和結構，並於1967年完成改造計劃。

觀音亭在7月22日舉行的落成、開光之日，各國佛教大德及馬

<sup>53</sup> 根據鏡龕長老的回憶，他表示當年比亞松大醫院當局早來一小時，搶先選中八打靈觀音亭這座寶山。不過，根據亞松大醫院所出版的簡介，亞松大醫院成立於1954年，緣起於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的四位修女在1953年12月份開始提供免費醫療於貧困者。見Assunta。

<sup>54</sup> 禪心、慧真2000d，頁25。

<sup>55</sup> Saw Swee Hock 1971，頁1。

<sup>56</sup> 同上註，頁22。

<sup>57</sup> 同上註，頁23。值得關注的是，百份之零點三居住在八打靈再也的馬來人自稱自己為佛教徒。根據馬來西亞法令，馬來人必須是依斯蘭教徒。



來西亞政要雲集。除了祈福，開光慶典活動也包括了弘法，本道法師（1898-1987）為開光說法，竺摩和演培法師（1917-1996）則開示弘法。藉著「聞法趣入」，提昇佛教徒的信仰認知和素質，使佛教不只是停留在拜拜祈求的層次而已。

剪綵、啓匙及揭幕的角色，則由俗家，尤其是政要所擔任，如當時就任地方政府房屋發展部部長許啓謨（1915-1972）、陳光漢上議員（1919 至今）和陳仁慶警監（1921-2006）等。<sup>58</sup>主席團全體法師居士上香，星馬法師舉贊，泰國、錫蘭和緬甸法師誦經，最後由鏡龕法師致謝辭，禮成設素宴招待各界。<sup>59</sup>

信眾除了獻花及獻果外，也獻上發糕、壽麵、壽糕及齋。根據照片所顯示，獻供的嘉賓都是女性。<sup>60</sup>向佛、菩薩獻發糕、壽麵及壽糕似乎是很「華人」的供品。湧泉寺、雪峰寺、武夷山天心岩，鏡龕法師接受中國佛教的薰陶，在觀音亭重建落成之日使用素食宴客，也向佛、菩薩上供獻齋品。然而，在吉隆坡的數家以佛教僧人住持的廟宇，直到 1970 年代尚存在以葷食拜祭觀音的習俗。<sup>61</sup>延續 1950 年代所開展的佛教正本清源運動，講堂內聽弘法是認識佛教的方式之一。此外，藉著儀式，如用素食獻供，也能讓廣大的信眾瞭解中國佛教之精神。

在觀音亭正式落成及開光前，報章上已見預告式的報導，除了名人剪綵、佛教界高僧開光外。慶典活動還包括由紫凌霄名伶領導之昇平粵劇團為期五天的表演。<sup>62</sup>在電視未尚普及的年代，劇團表演可吸

<sup>58</sup> 《南洋商報》，1967 年 7 月 23 日。載取自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80。

<sup>59</sup> 同上註。

<sup>60</sup> 見〈一九六七本年亭重建落成開光大典剪影之二〉，照片載錄自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可能），頁 91-91。

<sup>61</sup> 相關內容請見陳愛梅 2007，頁 225-242。

<sup>62</sup> 《南洋商報》，1967 年 7 月 19 日。載錄自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79。



引人潮。鏡龕法師雖然是福建人，但吉隆坡以廣東人居多，粵劇團的表演無疑也是一種順應環境。先以欲鈎牽，為令人佛智，就當時的環境而言，這可吸引人們近接寺院，進而令其聽聞佛法。

開光慶典，各界購買禮卷以資奉賀，所推出的禮卷包含吡叻佛教聯誼會及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禮卷而供賀名單上來看，除了僧、俗二眾外，尚有地母宮、譚公爺廟、玄淨堂、城隍廟、興發堂、觀音堂、自在堂、何仙姑廟及青龍宮等組織，從南部的柔佛到北部的檳城，涵蓋馬來亞西海岸各地。<sup>63</sup>神教及民間信仰，也參與了觀音亭的開光盛會。

觀音亭重建落成開光盛典，根據《中國報》之報導，慶典活動使賀客盈門，寶剎擠得水洩不通，從四十八路起車水馬龍，途為之塞，盛況空前。<sup>64</sup>熱鬧歡慶的同時，鏡龕法師特邀金明法師（1914-1999）前來弘法，談論如何使用佛法醫治人生的心病。<sup>65</sup>

1970年7月18日，觀音亭大悲殿重裝金身，及供奉佛陀舍利子。這時候的觀音亭，根據《馬來郵報》（Malay Mails）的描述：

Unlike many others, this temple is bright and cheerful and has terrazzo floor, tiled or timber lined walls, a spacious and comfortable sitting room a vast of religious scripts and colourful decoration.<sup>66</sup>

觀音亭的硬體工程建設之後就告一段落。鏡龕長老在1975年接任佛總雪州分會主席，以籌建首都佛教大廈為首務。鏡龕長老把精力專注於這項工作上，觀音亭之護法班底也出現在籌委會名單中：王其輝

<sup>63</sup> 同上註。

<sup>64</sup> 《中國報》，1967年7月26日。載錄自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1972前後，頁83。

<sup>65</sup> 同上註。

<sup>66</sup> 見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1972前後，頁97。



(1914-2000)等擔任籌建委員會之名譽主席。<sup>67</sup>各州籌募馬幣1383,797元，而由觀音亭信徒經手之款項就達562,835元，<sup>68</sup>占據百分之四十。以鏡龕法師為首的八打靈觀音亭及其信眾，籌款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1980年代中葉，觀音亭硬體建設工程再一次的啟動及落成。其中包括1987年大雄寶殿重修、講經堂及藏經樓的落成；隔年，佛教圖書館的開幕典禮；1991萬佛殿、萬人圖書館、大金臥佛及觀音菩薩聖像在8月1日下午7時舉行開光大典；1994年1月23日，新建藥師殿落成；是年7月10日，觀音亭在白天舉行藥師樓及藥師玉佛開光大典，晚上則在吉隆坡國家體育館舉辦「慈悲滿人間」的活動。<sup>69</sup>在鏡龕長老擔任觀音亭住持期間，最後完成的大型工程是1997年現代化教育中心竣工。1999年9月26日，長老正式退位，把法器、寺務移交給新住持明義法師（1962至今）。

觀音亭因多次新建或重建，柱上、牆瓦上及佛龕上都記錄了供奉的居士大德、公司行號。唯有大雄寶殿內方正門之下的「佛光殊勝」之匾額上，只有出家眾之法號、佛寺、組織：西藏聖者達賴喇嘛、美國世界佛教中心、美國佛教研究會壽冶、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院、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新加坡佛教總會、香港佛教僧伽會、香港佛教聯合會、臺灣中國佛教會、世界佛教僧伽會、世界佛教友誼會、菩提學院永惺、棲霞新苑超塵、南天竺聖炬、鹿野苑法宗、極樂寺智梵、妙法寺洗塵、湛山寺寶燈、寶蓮寺聖一、香港觀宗寺覺光、馬來西亞佛學院、新加坡文珠中學、美國佛教會、加拿大佛教會、龍山寺廣洽、般若講堂隆根、福慧講堂演培、星洲伽陀精舍常凱、泰國象牙小築、菲律賓信願寺瑞今、崇福分院常覺、慈明寺聖印、華嚴蓮社成一、臺灣善導寺妙然、加拿大釋心珠、大嶼山觀音亭

<sup>67</sup> 丘金生等編，約1979前後，頁130。

<sup>68</sup> 同上註，頁87。

<sup>69</sup> 觀音亭出版組編輯委員會，約1995前後（可能），頁84。



融靈、佛教楞嚴學處泉慧、福德念佛社果明、東林念佛堂聖懷、福慧精舍元果、寶林法苑繼修、法華菴證能、蓮花菴明顯、千佛寺敬真、金馬崙三寶萬佛寺遠明、文良港觀音亭明智、湖濱精舍伯圓、三慧講堂竺摩、觀音亭真果、馬來西亞極樂寺白聖、觀音亭悟峰、毘盧寺優曇和光明山普覺寺宏船。

1987年重建觀音亭大雄寶殿的賀匾，苑如小型聯合國。觀音亭居士護法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如此具代表性的賀匾上，其原因不詳，這或許透露了鏡龕法師以出家眾以佛教中心的本位。顯然地，這顯示了鏡龕長老溶合南、北及藏傳佛教的努力，不管是在代表性的賀匾上，還是在硬體建築落成及開光的儀式上。

## 2、大型法會

鏡龕法師是馬來西亞佛教界最擅長籌辦大型法會的法師，廣大的人脈網路、充裕的金錢支援及攝眾的能力，使他開創了馬來西亞佛教法會的新局面。

早在1965年，鏡龕法師參加在臺灣召開的世界第一屆華僧大會，與各法師相識晤談。1969年的世界佛教友誼大會中在馬來西亞舉辦，鏡龕長老負責策劃及主理招待48個國家的許多代表。1970年，他出席了香港世界弘法大會及第2屆華僧大會。<sup>70</sup>同年冬，他赴越南參加提岸龍華寺落成典禮，然後專程赴臺探訪患病的悟一法師（1922-2003）。<sup>71</sup>鏡龕法師歷任了世界華僧會顧問，馬來西亞佛總雪州分會、臺灣智光職業學校及臺灣壽山佛學院董事，檳城佛教義學，檳城佛教施醫贈藥所，及臺灣、香港佛教雜誌社名譽董事等。<sup>72</sup>熟稔的規劃行政能力，廣大的交際網絡，結出的成果包含成功舉辦大型法

<sup>70</sup> 煮雲，約1972前後，頁46。

<sup>71</sup> 悟一，約1972前後，頁38。

<sup>72</sup> 《南洋商報》，1967年7月19日。載取自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1972前後，頁79。



會，為馬來西亞佛教史寫上新的篇章。

1972年，為了慶祝「八打靈觀音亭福利會」週年紀念，觀音亭主催「護國息災大法會」，南、北傳法師雲集。

1987年舉辦的「水陸普渡大齋法會」之規模更是創下了吉隆坡自開埠以來的法會空前記錄，國內外共有123個法師聯合主持，常凱法師（1916-1990）擔任大會主席，佛教耆臘壽冶法師（1907-2000）則是擔任內壇主法。水陸大法會是中國最為盛大而隆重之佛事，一堂水陸大齋勝會需用七晝夜的時間，需有很大的場地及動用眾多僧眾。水陸大齋不是輕易可舉的勝會，在中國古代，水陸大齋往往是以帝王之力，邀集數百名僧伽，分別設內、外壇舉行。到了東南亞各國，水陸大齋更是稀少，在觀音亭舉辦水陸大齋之前，全東南亞也只不過舉辦了兩、三次的水陸大齋而已。<sup>73</sup>

這項法會獲得媒體的關注，英報《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在第3版使用「Rare Ritual for local Buddhists」的標題報導，並附上法會會場及鏡龕法師的照片；<sup>74</sup>《新明日報》、《大眾報》、《通報》及《南洋商報》等都進行了相關報導。<sup>75</sup>從落成開光大典主席團名單中，可看出陣容之龐大，包含達賴喇嘛（1935至今）、了中法師（1932至今）、聖巖法師（1931-2009）、演培法師（1917-1996）及曉雲法師（1912-2004）等國外之名僧；星馬的法師則有竺摩法師、宏船法師（1907-1990）、寂晃法師（1920-2011）、廣餘法師（1920-2006）及隆根法師（1921-2011）等。華人政要則有陳修信、王其輝、李金獅、林敬益等；名單內除了有林西彥（1939至今）、沈平春、楊忠智、郭金棠及麥天明等觀音亭常見的護法外，尚有吉隆坡及雪蘭莪九間獨中

<sup>73</sup> 見〈八打靈再也觀音亭啓建水陸大法會緣起〉，莊之明編，約1990（前後）。

<sup>74</sup> *New Straits Times* 1987，頁3。

<sup>75</sup> *New Straits Times* 1987；《大眾報》，1988年1月6日；《通報》，1987年11月21日；《南洋商報》，1987年11月6日及《新明日報》，無日期。見剪報，載取自丘金生等編1988，頁122。



校長，及五家華文報之總編輯。<sup>76</sup>陣容含蓋層面之廣，集名望、財力、人力及宣傳，加上信眾的參與，方成就馬來西亞這一盛大的法事。

4年後，觀音亭再次舉辦水陸大會法，由8月1日起七晝夜，聯同120位法師主持。

1994年，觀音亭第3次舉辦水陸大法會。有別於1987年及1991年的大陸大法會，這次的法會是屬於「慈悲滿人間」的系列活動之一。「慈悲滿人間」的活動主要分為三項：一、萬人皈依傳燈大會；二、弘法講經大會；及三、水陸大法會。「慈悲滿人間」的重點項目，根據報導，是上午8時至11時的「藥師樓落成，玉佛開光」，及下午6點至10點在國家室內體育館的「萬人歸依獻燈大會」，觀音亭安排直升機在法會上空撒花，以增添法會的莊嚴。<sup>77</sup>為了籌辦「慈悲滿人間」這大型法動，鏡龕長老在1993年就專程飛往香港及臺灣，拜訪這兩地的佛教領袖，除了邀請高僧大德及諸山長老參與外，也廣納籌劃的意見。<sup>78</sup>是年，鏡龕長老就宣佈來年農曆6月啓建水陸大法會。<sup>79</sup>

鏡龕長老自1987至1994年舉辦三次水陸大法會，法會之盛大在馬來西亞尤屬空前。籌辦大型法會，除了替佛教之發展籌款外，對於信眾，也是宗教體驗的時刻。法會中，各種感召、體驗的故事流傳，有人夜半聽聞鐵鏈聲、座位擋住靈界「通道」而被撞擊、目睹亡父而淚流，連天氣的陰晴也隨法會儀式而有所變化等等。政要賢達的雲集具宣傳及實際上的互惠效應，但觀音亭作為一個宗教場所，所舉辦的活動必然有其宗教意涵，而法會，對於部分人而言，因為宗教體驗，所以增添了信仰的信心。

<sup>76</sup> 丘金生等編 1988，頁 51。

<sup>77</sup> 《南洋商報》1994，版 19。

<sup>78</sup> 觀音亭出版組編輯委員會，約 1995 前後，頁 86。

<sup>79</sup> 《慈悲》1993。



### 3、慈善活動

宗教的體驗畢竟是個人的，就佛法而言，神通是過程、方便，但並不是修行的究竟目標。累積福德，除了佈施積德的觀念外，這也是菩薩道上的資糧。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就宗教團體的發展而言，慈善救濟活動容易觸動人們的惻隱之心，較易積眾人之力而為同樣的目標努力。

完成初步的硬體建設後，觀音亭就展開了慈善救濟的活動。觀音亭在 1971 年 3 月 7 日正式成立「八打靈觀音亭福利會」，宗旨為「發揚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之精神，贊助本國各民族慈善、教育及福利事業。」觀音亭基金會 1973 年 2 月 9 日註冊成功，註冊號碼為 61-73，<sup>80</sup>註冊後的正名：八打靈觀音亭福利基金（Kwan Inn Teng Foundation）。

1969 年，馬來西亞爆發「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流血、死亡者眾。種族的衝突，不論是歸咎於挑釁的行為還是政治陰謀論，民間團體可為的，包括向不同種族和宗教釋放更多的善意。鏡龕法師在《福利會週年紀念特刊》中表示，在 1971 年成立的觀音亭福利基金會，濟貧及贊助社會慈善公益的活動，是不分種族，一體敬老慈幼；罔別宗教，全然普視同仁。<sup>81</sup>鏡龕法師在 1970 年代初期成立不分種族及宗教提供援助的基金會，不管是何種因緣促使法師成立樣的基金會，不過卻有其時代的意義。

慈善活動較易引起共鳴與參與，因為所付出的一般上可以在短時間內看到成果；對於社會大眾而言，這也可擺脫佛教自求了脫的消極形象。觀音亭以倡導觀音法門為主，<sup>82</sup>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尋聲救苦，成為所推崇及效法的精神。慈悲利他並不需要等到自己大徹大悟

<sup>80</sup> 邱南洋，約 1972 前後，頁 132。

<sup>81</sup> 鏡龕，約 1972 前後，頁 7。

<sup>82</sup> 訪問明吉法師，八打靈觀音亭監院。2008 年 8 月 26 日。



後才進行，物質的利他，即財施，見人貧寒以衣食救濟，見人疾病以醫療治療等，<sup>83</sup>聚眾善心而行施。於此同時，佈施善行也是跨越種族和宗教，釋放友好和善意。鏡龕長老獲得「慈悲王」的尊稱，<sup>84</sup>這與他積極推行慈善活動有關聯。《香港佛教》及《人間佛教》主編表示：鏡公年近百齡高壽，為法忘軀，不捨「有情」，悲天憫人，無與倫比，堪稱「一代慈悲王」。<sup>85</sup>

福利會成立一週年，觀音亭即辦護國息災法會。席間，福利會捐獻予首都 11 間團體，包括雪州佛教施醫贈藥所基金、雙溪毛糯麻瘋院、鄧普勒夫人肺癆院、濟世之家殘廢院、雪蘭莪痲孓兒童院、十五碑盲人院、同善醫院、中華施診所、陸佑律銀禧老婦院、安邦新村老人院及清寒子弟助學金。<sup>86</sup>福利會的運作模式，除了贈捐慈善團體及衛塞節佈施外，也通過《星洲日報》、《南洋商報》、《馬來亞通報》及《中國報》捐贈給各族不幸者。<sup>87</sup>

八打靈觀音福利會在 1973 年易名為「觀音亭福利基金」，福利基金捐款可免所得稅，正式成為法定慈善團體。

觀音亭福利基金的慈善工作，分兩方面進行：一、除了每年春節及衛塞節期間組團往慈善團體捐獻，也通過報章賑災施醫，如過去吉打 (Kedah) 與蕉賴 (Cheras) 的大火災，吉隆坡大水災，蒲種 (Puchong) 礦場慘劇等，佈施對像不分種族及宗教；二、興學辦教育。<sup>88</sup>

隨著《慈悲》季刊創刊後對福利基金的介紹及報導，觀音亭福利基金更廣為人知。「慈悲急救基金」凝集眾人善心，「慈悲急救行動小

<sup>83</sup> 印順 1992，頁 142-142。

<sup>84</sup> 訪問明吉法師，八打靈觀音亭監院。2008 年 8 月 26 日。

<sup>85</sup> 秦孟瀟，約 1995 前後，頁 23。

<sup>86</sup> 《馬來亞通報》，1972 年 3 月 2 日。載錄自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20。

<sup>87</sup> 同上註。

<sup>88</sup> 楊忠智，約 1990 前後。



組」成員，在讀者的協助發掘下，身穿「慈悲滿人間」的黃色外套，駕著一輛「慈悲滿人間」的專車，南下、北上，實地探訪不幸的人，並給予實際的幫助。<sup>89</sup>

慈善活動是持續性的，除了聚眾人之善心外，鏡龕長老也身體力行，在他 95 歲高齡，宣佈退休之際，將歷來信徒之供養作出回饋，捐獻 100 萬馬幣予 10 機構，每個機構獲 10 萬馬幣，計本坡 8 間華文獨立中學，檳城佛學院及臺灣玄奘大學。

#### 4、教育活動

除了物質的利他，慈悲利他的行為包括精神的利他，即法施：授於愚昧者知識；給於憂苦者安慰；給於怯弱者勉勵。一切的文化事業，能使人心向上，向光明，向中道，向正常，向安穩。這不但是出世法的化導，也是以世間正法來化導，使人類養成健全的人格。<sup>90</sup>

除了佈施的慈善活動，觀音亭福利基金的第二項重點就是興學辦教育。除了先後辦過佛學研討會和幼稚園班外，觀音亭福利基金每年衛塞節會頒發獎學金予各族之中學、大學先修班及大學生。

1981 年，鏡龕長老將畢生聚蓄充作基金，成立觀音亭「鏡龕大學獎學金」，以資助本國及外國的大專學生。他是馬來西亞第一位設立大學獎學金的佛教僧人。除了佈施和興學，福利基金每年也刊印各類佛教書籍，免費贈送給有志學佛的人。<sup>91</sup>

1987 年，觀音亭為了慶祝大雄寶殿擴建，藏經樓及講經堂開光大典而舉辦國外及國際的徵文比塞，以便達到：一、間接使國內及海外的佛學見解交流；二、鼓勵學佛者進入正信及智信；三、所提供各項建議均屬對佛法的弘揚切實途徑可作參考導循；及四、培養更多人，

<sup>89</sup> 觀音亭出版組編輯委員會，約 1995 前後，頁 72。

<sup>90</sup> 印順 1991，頁 143。

<sup>91</sup> 楊忠智 1987，頁 49。



特別是華裔青年瞭解要遵行佛陀道理。<sup>92</sup>

1988年9月11日，佛教圖書館開幕，這也是馬來西亞第一家由寺廟創設的公共圖書館。鏡龕長老發起成立佛教圖書館，除了把自己手上歷年珍藏的經典做妥善的處置外，也更是為了推擴閱讀，並且擴大藏書種類。佛教圖書館開放以來反應熱烈，約一年的時間會員已超過2800名。於是，觀音亭董事會在毗鄰地段購置地，擴建萬佛殿及萬人圖書館。萬人圖書館廣建分為三層，下層為大眾圖書館，中層是講經堂，上層是藏經閣。<sup>93</sup>

到了1990年代，馬來西亞佛教文教普及化及推廣上的一大盛事就是《慈悲》季刊的創辦，人們可在各大書店購買《慈悲》。《慈悲》雜誌在1992年9月出版創刊號。為了迎合時代，「觀音亭福利基金」和《慈悲》在1996年上了網際網絡，由交通部長林良實主持上網儀式。<sup>94</sup>

1994年，觀音亭舉辦「慈悲滿人間」的大型弘法及共修活動，替觀音亭教育中心籌款。除了舉辦水陸大法會外，當局也舉辦了宗教及文化相溶合的「萬人皈依大法會」。這是首次由馬來西亞籍的法師所發起的萬人皈依法會，鏡龕法師把海內外佛教三大派別（南傳小乘、北傳大乘及藏傳密宗）作為集體皈依導師，可以說是佛教界的一項創舉。<sup>95</sup>

一般人相信，法會具加持的功能，所以在法會及其他宗教儀中，往往能吸引大批信眾的參與。然而，佛教的傳播不能只靠法師加持，或個人宗教體驗而已。信眾對佛法具正知正見的認識，這是佛教正本清源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也是使佛教從「拜拜求平安」，提昇到知

<sup>92</sup> 見於〈鏡龕長老&八打靈觀音亭年譜〉，江子等編2000a。

<sup>93</sup> 同上註。

<sup>94</sup> 《慈悲》1996。

<sup>95</sup> 真禪長老，約1995前後，頁16。



性的認知，以提高佛教徒的宗教素質。1994年的「慈悲滿人間」大規模的弘法活動，「講經弘法大會」是三大內容之一，弘法的內容，以「生」人的「入世佛教」為主，契合「慈悲滿人間」的主題，以佛法開示，闡明佛教的入世的經典依據，以塑造具信仰認知及內涵的佛教徒。

1997年，觀音亭教育中心竣工，教育中心不僅具電腦設備，並珍藏各種版本之大藏經。鏡龕長老在世的最後幾年，仍為了佛教的發展而依然汲汲營營，這時候的他把精力集中在文化及教育的事業上。

### 三、名人與神通效應

#### （一）政要、賢達及信眾

八打靈觀音亭鄰接首都，國家權力、經濟、教育及文化中心，各黨政要、聞人及賢達交匯之地。佛性是平等的，但眾生卻有分別心；政要、賢達對佛法無損無添，但對佛教發展往往具加分及宣傳效果。

馬來西亞的政治以種族政黨為主，為這個民族爭取權益往往可以取得政治代表權。在馬來半島，人們對宗教也有既定的認知分類：馬來人必須是伊斯蘭教；華人只要非基督教及回教的一般都會視為佛教。華人的教育、宗教及其他組織，很多時候需要取得這些華基政黨的幫助，兩者之間往往呈互惠關係，相互彰顯。

有別於獨立前，華人的信仰被殖民政府歸納為「華人民族宗教」，到了1970年，百分之七十九的華人自認是佛教徒，加上百分之十四的其他宗教（多數是道教回儒教，但當時的宗教並沒有這欄位），<sup>96</sup>西馬華人百分之九十四是泛佛／道教徒。我們不難理解，華人部長，即便是基督教徒，如林良實，也會參與佛教之活動，更何況是佛教徒之華人政要。

<sup>96</sup> Chander 1977，頁224。



政要、賢達參與觀音亭的活動，是緣於信仰，還是純政治考量？我們從零散的資料，梳理出最合理的可能。例如，馬來西亞地方及房屋部長許啓謨，在 1967 年慶祝觀音亭重建落成時，演講內容是很官方論調的重申政府維護宗教自由的政策。<sup>97</sup>這種論調是官方立場，看不出演講者的信仰成份。

陳仁慶是馬來西亞警界風雲人物，他在 1970 年以前就已經參加觀音亭的活動。1969 年，世界佛教友誼會主席潘波士絲女親王(H.S.H. Princess Poon Pismai Diskul) 到吉隆坡進行訪問時，陳仁慶夫婦是歡迎宴上的嘉賓。<sup>98</sup>陳仁慶在 1970 年 8 月中旬奉調赴檳出任檳城總警長，7 月中旬，他還在觀音亭擔任敬獻佛陀舍利的角色。敬獻佛陀舍利是屬於神聖性的宗教儀式，有別於動土禮及剪綵等儀式。既使調往檳城後，陳仁慶還是繼續參加觀音亭的活動，他在 1971 年捐款予觀音亭福利會，<sup>99</sup>出席 1972 年舉辦的觀音亭福利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暨護國息災法會；<sup>100</sup>在鏡龕長老擔任吉隆坡首都佛教大廈籌建會主任期間，陳仁慶籌得 8,720 元；<sup>101</sup>他所扮演的角色還包括禮敬上香等。<sup>102</sup>陳仁慶對觀音亭的護持是具信仰成份的。他在檳州擔任總警長不及 3 年，就被擢升為副總警監，警階僅次於全國總警長，他是第一位升到這個職位的華裔警官。<sup>103</sup>他的任職，給檳城人留下了四句順口溜中的「喝捉喝打陳仁慶」。<sup>104</sup>

<sup>97</sup> 《南洋商報》，1967 年 7 月 23 日。載錄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80。

<sup>98</sup> 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106。載錄自新聞稿，但文中只說明是載取自 1969 年之大馬華文報章，七日訊之新聞。

<sup>99</sup> 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112。

<sup>100</sup> 《馬來亞通報》，1972 年 3 月 2 日。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20。

<sup>101</sup> 丘金生等編，約 1979 前後，頁 87。

<sup>102</sup> 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47。

<sup>103</sup> 同上註。

<sup>104</sup> 這四句順口溜是：「喝捉喝打陳仁慶，喝起喝落陳修信，脫衣脫褲陳惠珍，



除了陳仁慶，另一位在順口溜中的人物是「喝起喝落陳修信」。<sup>105</sup> 陳修信（1916-1988）是馬華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首任會長陳禎祿（1883-1960）之獨子，他在 1959 年至 1974 年間擔任馬來西亞財政部長。從泛黃的黑白照片中，看出他為觀音亭的重修落成剪綵，<sup>106</sup>他的照片也出現在「觀音亭重建落成開光水陸法會專輯」的主席團名單中，但他在水陸法會進行前已逝世。水陸法會在 1987 年 11 月 29 日開始舉行，陳修信在是年 3 月 17 日已逝世。值得關注的是，在 1988 年出版的水陸法會專輯中，已故的陳修信也提供了一篇獻詞，日期為 1987 年 8 月 21 日。由此可見，他對於觀音亭的參與，或傾向政治因素。

另一位出現在觀音亭的政要人物就是李孝友（1923-2001），曾擔任馬來西亞副教育部長和衛生部長等官職。他是觀音亭福利會第 1 屆的名譽顧問。他的角色是為活動開幕、代收捐獻。他的女兒李翠翠，則出現在福利會的活動中，代送紀念品及到慈善團體佈施。他的太太及陳光漢的太太，出現在設素宴歡迎臺灣佛教團的席座上。<sup>107</sup>陳光漢的太太溫貴嬌後來成為陳達真到觀音亭的接引人。

出版紀念專輯或特刊，邀請名人寫獻辭或提辭，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是很普遍的現象，我們無法以他們的獻辭或提辭來認知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思維。在這種狀況下，政要獻辭的內容一般都離不開宗教自由，稱贊主辦單位及鼓勵正信的宗教活動。其實，這些獻辭往往並不是政要們自己所寫，而是他們的秘書，或主辦單位擬好後，他們閱讀認為可行，就成了他們的獻辭。

---

哭父哭母陳同同。」據陳文輝（檳城人，生於 1946 年）表示，這四句順口溜普遍流行於 1960 年代。

<sup>105</sup> 檳城人又會念成：「喝起喝落陳大槍」。

<sup>106</sup> 圖片，刊於〈鏡龕長老&八打靈觀音亭年譜〉，江子等編 2000a。

<sup>107</sup> 《中國報》，1971 年 1 月 13 日。載錄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107。



相較之下，王其輝和林西彥，顯然就是觀音亭活躍的護法政要。王其輝是砂朥越名人林長水之孫，<sup>108</sup>是 1959 年所創立砂朥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簡稱 SUPP）創黨人之一。砂朥越人民聯合黨是具社會色彩的左翼在野黨，直到 1969 年 8 月，敦拉薩嘗試拉攏入聯盟，之後取得成功。<sup>109</sup>而王其輝，1971 年 2 月 11 日接受敦拉薩（Tun Abdul Razak）（1922-1976）的邀請加入內閣。<sup>110</sup>王其輝在 1982 年辭去自 1959 年就擔任的砂聯黨主席，並不再參選該屆的全國大選。<sup>111</sup>

從觀音亭年譜來看，在未加入聯盟以前，這位砂朥越的政黨領袖已參與在八打靈觀音亭的宗教活動，在 1967 年觀音亭落成大典主持剪采；1971 年擔任福利會名譽主席；1972 年主持慶佛誕浴佛禮。<sup>112</sup>1979 年在首都佛教大廈的風波中，王其輝扮演聆聽雙方爭議的調停角色。<sup>113</sup>王其輝是八打靈觀音亭福利會第 1 屆董事，他的活動力，至少持續到 1980 年代末期。除了在 1987 年的水陸大法會中成為主席團一員外，也出現在觀音亭的觀亭基金的慈善活動中。除了自己參與，他的太太也出現在佈施等慈善活動中。王其輝代表以觀音亭基金之名譽，撥款給同善醫院和華社資料中心，<sup>114</sup>而鏡龕法師則在一旁見證。<sup>115</sup>除其之外，王其輝也是「鏡龕大學獎學金」贊助人。<sup>116</sup>王其輝在觀音亭特刊的獻詞，有別於談論國家宗教自由，崇尚佛教精神的「官腔」，而是以信眾的方式以書寫他與觀音亭，及鏡龕長老的淵源：

<sup>108</sup> Chin Ung-Ho 1997，頁 43。

<sup>109</sup> 同上註，頁 125。

<sup>110</sup> 同上註，頁 126。

<sup>111</sup> 同上註，頁 185。

<sup>112</sup> 《星洲日報》，1972 年 5 月 22 日。載記錄於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頁 69。

<sup>113</sup> 丘金生等編，約 1979 前後。

<sup>114</sup> 華社研究中心前身。

<sup>115</sup> 莊之明，約 1990 前後，無頁碼。

<sup>116</sup> 照片，見於鏡龕（發行人）1987，頁 28。



猶憶本人肩負重託，在首都服職期間，每次趨赴觀音亭，一入寶剎，瞻佛陀寶相，即感煩慮滌盡，信心倍增。謁鏡龕師，親其警欵，光明在望，精神逾恆。麇集殿前善信，得黃沐佛光之餘，觀切如一家，禍福共濟，如手如足；切磋研磨，奉行佛理，惟誠惟謹，樂也融融。<sup>117</sup>

另一位在觀音亭紀念專輯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人物就是林西彥。林西彥在 60 年代初加入中央銀行，1980 年擢為副總裁，1994 年退休後轉入太平銀行當總裁。<sup>118</sup>這位金融界專才在 1987 年出現在講經堂、藏經樓落成開光大典上，此後他對觀音亭的護持，至少持續到 1992 年《慈悲》雜誌的創辦，在 2000 年長老圓寂時他也是治喪委員會名譽主席之一。他的太太原是基督徒，後來虔信觀音，他們的四個女兒也都是觀音菩薩之契女。<sup>119</sup>林西彥太太積極參與觀音亭福利基金會的衛塞節佈施活動，引起了英報的報導。<sup>120</sup>林西彥佛教參與，以具體行動支持佛教，禮佛誦經。<sup>121</sup>

政界、商界名流，鏡龕長老的信眾，排除因政治之需要，各別另編成集或也蔚成馬來西亞佛教護法弟子傳。他們成為鏡龕法師嘉賓、護法，都各有其因緣。鏡龕法師早年習密法，能替信眾處理疑難雜症的能力流傳開來。渡眾，各別有因，順因時度，隨緣而行。

把親人的衣服帶來廟裡求平安，在馬來西亞佛教發展史中，這也是引導人們上佛寺的方便法門之一。八打靈觀音亭，就有那麼一個護法在這麼的機緣下接觸觀音亭，親近鏡龕長老，後來成為觀音亭的大護法之一。

<sup>117</sup> 王其輝 1988，頁 9。

<sup>118</sup> 葉觀仕主編 1984，頁 89。

<sup>119</sup> 《慈悲》創刊號，1992 年 9 月，第 2 版，頁 25。

<sup>120</sup> *The Star* 1990；*New Straits Times* 1990。載錄自莊之明（編？），約 1990 前後，無頁碼。

<sup>121</sup> 《慈悲》，1992 年 9 月，第 2 版，頁 25。



陳達真，來自一個不拿香祭拜的家庭，直到嫁入楊家。1970年初，她在坤成女中教書，孩子一直生病，看醫生吃藥都無效。她的同事溫貴嬌知道後，就建議她樂捐 19 元，把孩子的衣服拿到觀音亭祈福。溫貴嬌是陳光漢的太太，陳光漢上議員在 1967 年時擔任觀音亭重建落成及開光大典揭幕人之一。

陳達真接受了溫貴嬌的建議，帶著孩子們的衣服來觀音亭祈福。後來，她的孩子病癒。鏡龕法師邀請她帶坤城女中的老師們一齊到觀音亭用齋菜。她和同事在觀音亭吃齋菜時，向鏡龕長老討論佛學及科學之間的問題。鏡龕法師一聽她是瓜拉雪蘭莪楊清廉的媳婦，高興地表示，當初就是楊清廉介紹他到巴生觀音亭。鏡龕長老請她把先生楊忠智帶到觀音亭，楊忠智開始不甚樂意到寺廟來，後來見了鏡龕法師後，兩人交談得甚是投緣。<sup>122</sup>自 1970 年代開始，他們夫妻倆就成了觀音亭重要的護法。

楊忠智和陳達真，不止是財物的捐獻，也參與了觀音亭的文教工作。楊忠智在 1975 年捐 10,000 元予佛教首都大廈，<sup>123</sup>他也是福利會第一屆交際組職員，<sup>124</sup>福利基金教育組主任，<sup>125</sup>文教組主任。<sup>126</sup>在 1987 年的水陸大法會中，福利基金董事楊忠智代表基金撥款給坤成女中，撥款由陳達真接收。<sup>127</sup>陳達真在 1990 年代也被委任為文教組主任，安排法師前來弘法。<sup>128</sup>在陳達真的引薦下，馬來西亞著名企業家李金友（1955 至今）開始接觸鏡龕長老，後來成為《慈悲》發刊人。1994 年「慈悲滿人間」的萬人傳燈皈依活動中，陳達真代表馬來西亞首相

<sup>122</sup> 訪問陳達真，2008 年 3 月份及 2008 年 9 月 25 日，於八打靈再也。

<sup>123</sup> 丘金生等編，約 1979 前後（可能），頁 92。

<sup>124</sup> 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 1972 前後（可能），頁 12。

<sup>125</sup> 鏡龕（發行人）1987，頁 27。

<sup>126</sup> 楊忠智，約 1990 前後，無頁碼。

<sup>127</sup> 見莊之明所編之《慈愛人間—福田》之照片及說明，無頁碼。

<sup>128</sup> 訪問陳達真，2008 年 9 月 25 日，於八打靈再也。她表示，當時的弘法活動，她都會透過報章進行宣傳。



馬哈迪醫生在萬人大會上讀稿。

楊忠智和陳達真也是坤成女中的董事。在觀音亭各項活動、法會中，都可見到坤成女中派出銅樂隊、童子軍前來參與，在長老送別儀式中派出學生代表執拂。1990年代中期，楊忠智在華總成立「華總·忠智出版基金」，他在1999年過逝後，陳達真成為這個基金會的主席，以支助本地學術研究的出版。<sup>129</sup>八打靈觀音亭是富貴廟？引用楊忠智的說法：

觀音亭住持鏡龕法師高瞻遠矚，以出家人的品格做入世的工作。他不止糾正一般人對出家人所抱的錯誤觀念，同時亦引起政府對「觀音亭福利會」的關注，當年曾先後有多位內閣部長蒞臨亭訪問正是一個例子。<sup>130</sup>

鏡龕長老在推行佛教事業上不可或缺的也包括給予財物的護持。1960年代出現在觀音亭擎柱上的護法有巫麗珍、李華生。黃信昌也是觀音亭創立初期的大護法之一。沈平春對觀音亭的參與，至到他生命的最後旅程。他於2008年6月逝世，他的百日忌日出現在觀音亭的活動板中。<sup>131</sup>另一位在1980年代後在觀音亭各項籌款項目中位居緣首的就屬麥天明。

辦佛教道場及事業需要金錢的支助，硬體具備了，需要有軟體的運作才能有源源不絕的生命力。胡光耀、戴積善、林明水、郭金棠等，觀音亭的牆上、柱上留下了許多捐助的護法名字。於此同時，長老身邊也有文人的支助，如《慈悲》季刊的陳和錦（1959-2003），他擅長籌辦大型活動，<sup>132</sup>在「慈悲滿人間」的活動中身兼署理幹事、新聞組

<sup>129</sup> 訪問陳達真，2008年9月25日。

<sup>130</sup> 楊忠智，約1990前後，無頁碼。

<sup>131</sup> 觀音亭之白板上出現：3/10，Datuk 沈平春 100 忌日。訪觀音亭於2008年9月22日。

<sup>132</sup> 訪問洪古，2008年9月22日，於首教佛教大廈。



和特刊組。

鏡龕長老童年出家，從此過著佛教傳統的叢林生活。他深深感受現代教育之重要，他引用一句諺語：「人不學不靈，鐘不敲不鳴。」他重文教，不僅僅表現在助學，在創辦《慈悲》之前他已表現出對文字記錄的重視。1970 年代初期，觀音亭出版《吉隆坡八達靈觀音亭福利會週年紀念特刊》，除了報導及收錄與觀音亭及福利會相關事宜外，內容也包含弘法內容。

在首都佛教大廈巍峨矗立於巴生三哩路後，他以籌建委員會主席及財政的職位出版《籌建首都佛教大廈委員會總徵信錄及工作報告》，以釐清雪州分會及總會在籌建過程的糾紛，<sup>133</sup>由丘金生、李楚彬、童銀麗、葉秀金、莊菊英和陳明擔任編委。<sup>134</sup>1987 年，觀音亭出版《八打靈觀音亭落成 35 週年紀念專輯》，編委者不詳。隔年，丘金生、林月娥、李楚彬、吳超睿、楊喻斯、莊菊英及黃金蓮聯合編《觀音亭重建落成開光水陸法會專輯》。在福利基金成立 24 週年之際，觀音亭再出版特刊，以「此特輯標榜社會賢達，大德虔誠、熱心，更希望各界繼續發心支持，令佈施的輪子永遠地轉動」。<sup>135</sup>

精裝版的專輯出現在 1990 年代後。精美的《慈悲滿人間紀念特刊》由觀音亭出版組編輯委員會所編輯。鏡龕長老圓寂後，觀音亭出版《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和《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由江子、慶倫、斯伍和雪羚擔任編委會成員。

在這些專輯、紀念集中，也有把部分的內文譯成英文。獲悉，麥天明是不諳中文的峇峇（Baba），而沈平春和胡光耀也是英校生。觀音亭雖是以中國佛教為傳承的廟宇，但部分華人信眾不諳中文，故部分出版報告中有英譯文，以顧及信眾的需要。

<sup>133</sup> 鏡龕，約 1979 前後。

<sup>134</sup> 同上註，頁 131。

<sup>135</sup> 鏡龕，約 1990 前後，無頁碼。



雖然至今尚不見鏡龕長老之筆跡，但他留下了重要的文化資產。他以獨特的魄力引導政界賢達共同為佛教出錢出力；擅於大型活動，凝聚佛教徒力量。最後，透過文字般若，源遠流長。

## （二）跨族群、宗教交流

1995年6月3日，馬來西亞最高元首端姑查化殿下（Duli Yang Maha Mulia Almarhum Tuanku Ja'afar ibni Almarhum Tuanku Abdul Rahman（1922-2008）慶祝73歲華誕，鏡龕長老受封JSM（Johan Setia Mahkota）勳銜。他的貢獻，八打靈觀音亭的貢獻，佛教的貢獻，獲得馬來西亞官方的肯定。

一個講閩南方言的僧侶，傳承中國佛教，卻識清異國的局勢，在多元種族、宗教的國度釋放善意。黑白的相片顯示鏡龕長老與拿督佐哈裡（Dato Johari）部長，與諸多佛教僧侶，共同穿梭於不幸兒童之中分贈禮物，<sup>136</sup>鏡龕長老和福利會董事們與部長商討註冊事宜。<sup>137</sup>

除了與巫裔回教徒部長共同為慈善而同道而行外，鏡龕法師那輩人佛教僧侶的身影，還出現在馬來西亞第2任首相敦拉薩的葬禮上，與諸法師在敦拉薩靈前誦經。<sup>138</sup>在他擔任籌建首都佛教大廈委員會主席時，馬來西亞第3任首相胡先翁（Tun Hussien Onn，1922-1990）代表政府贊助10萬基金。<sup>139</sup>

1986年，為了配合衛塞節（Wesak Day，亦稱佛陀日或浴佛節），鏡龕長老代表基金會捐出2萬元予敦胡申翁眼科醫院。<sup>140</sup>除了慈善團體，觀音亭所頒發的獎學金受惠者也包括非華裔。1995年7月2日，鏡龕長老在觀音亭重修琉璃屋頂圓滿暨萬佛寶懺開幕中，宣佈退穩之

<sup>136</sup> 莊之明編，約1990前後。

<sup>137</sup> 鏡龕（發行人）1987，頁19。

<sup>138</sup> 見照片，於〈鏡龕長老&八打靈觀音亭年譜〉。江子等編2000b。

<sup>139</sup> 新加坡之李氏基金也贊成了35,000元，鏡龕1979（可能），頁92。

<sup>140</sup> 鏡龕（發行人）1987，頁3。



際，將歷來信徒之供養作出回饋，其中，回教青年運動代表也接受了鏡龕長老的捐款。<sup>141</sup>

佛教與政府關係良好的記憶，人們會想起馬來西亞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i Abdul Rahman）在 1959 年替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大廈主持開幕剪綵儀式。其實，在 1920 年代的英國政府統治時，就有這樣的一則佛教與官方維持良好關係的官方紀錄：

A religious service invoking blessing on His Majesty the King for a speedy recovery was held at the Buddhist Temple, Kuala Lumpur, last evening (29.11.28) at which of Chinese, Japanese, Siamese, Burmese, Tamil and Singhalese communities took part.<sup>142</sup>

國家恩是佛教之四重恩之一，但對「國家」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出生、成長的地方，就個人情感而言，那是深刻的。對佛教發展而言，在地化才能生根。

### （三）神通種種

鏡龕長老是馬來西亞近代具傳奇神彩的僧人，除了禪修，有信眾認為他一生修持觀音法門，<sup>143</sup>也有信眾認為長老所修之法與密宗的觀法相近。<sup>144</sup>

鏡龕長老在馬來西亞的傳奇事蹟，就在他剛抵達馬來亞後發生。抵馬後，他在一間神佛混淆的寺廟擔任住持，當地有一個乩童視那間廟為「地盤」，準備到廟裡開壇作法。神明附身，開壇作法是神教，或民間信仰的特質之一，為佛教所不允。為了維護佛教，鏡龕法師約

<sup>141</sup> 《慈悲》1995。

<sup>142</sup> *Selangor Selection* 2318/1928。

<sup>143</sup> 慧恩 2000，頁 103-164。

<sup>144</sup> 錢博 2000，頁 115。



乩童來廟裡對質，消息傳出後，民眾相湧圍觀。鏡龕法師對乩童說，你既有神明附身，那就立即說出他的真姓名，只有講得出，他立即離開。對方顫抖跳著，卻答不出來，於是，鏡龕法師猛刮對方一巴掌，並當眾喝止乩童擾廟。民眾嘩然，紛說這個唐山來的和尚惹不得。<sup>145</sup>

鏡龕長老的生活起居很簡單，早上五點起床後喝杯麥片，然後打坐，修準提咒。寺廟在八點開門時，他就坐在大殿旁的師公椅上，看報紙、會信徒。寺廟的信徒來自不同地方，各行各業，有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運籌帷幄的商賈等。當信徒來找鏡龕長老解難時，他會叫他們先到大殿禮佛。鏡龕長老、宏船老和尚和宣化上人被報章稱為三大奇僧。奇僧之一的鏡龕長師富傳奇色彩，據說他具有助人跌到谷底的事業起死回生，並且使人避開牢獄之災的能力。<sup>146</sup>

他的傳奇故事，使很多信徒向他求救。有一次，一位女士來找鏡龕長老，說她愛上有夫之婦，十分痛苦。她請長老幫忙，希望對方的太太可以自動離開她的先生。長老聽後，叫這位女士到大殿去擲杯，並表示等她擲到「勝杯」後才來找他。這位女士連擲三次都沒有勝杯，接下來的半小時，還是沒有結果。兩小時後，女士再去求長老，長老說：「觀音菩薩都不贊成，我也幫不了妳」。

做為宗教師，鏡龕長老最常要處理的問題之一，就是信眾中邪的問題。有一回，有一位信眾的孩子遭「東西」附身，信眾就帶著孩來來向鏡龕法師求救。鏡龕法師，外傳具神通力，但面對「東西」附身的孩童，並沒有法師與「東西」鬥法的記錄。面對這位不肯上學且大吵大鬧的孩童，鏡龕法師只是把孩童帶到大雄寶殿，要孩童當著佛菩薩面前跳乩，結果那孩子眼淚流下，不敢作聲。鏡龕長老摸摸孩童的頭，叮嚀他回去上學，不要再跳乩了。小孩回去後，果然就沒事了。禪心問長老，小孩跳乩之真偽，長老微笑回答：「天曉

<sup>145</sup> 禪心 2000a，頁 61-62。

<sup>146</sup> 歐美伶 2009a，頁 9。



得呀！」<sup>147</sup>

對於神通的態度，鏡龕長老自認只是一名凡僧，沒有神奇的力量指引財路。「慈悲滿人間」這項大型活動使觀音亭和鏡龕長老成為焦點，法會期間，有一份週刊把長老當成封面人物，矚目的大標題寫著：「鏡龕指財路」。這篇文章指馬來西亞一些名人，經過鏡龕的指點後就擺脫困境，從此飛黃騰達。面對這樣的報導，鏡龕長老搖頭苦笑，表示如果他懂得指點財路，自己早就發達了，不必為擴建道場募款而忙碌。長老強調，人們的成就皆因自己的福報、努力，觀音亭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而他所做的只不過是「代種福田」。<sup>148</sup>

鏡龕法師倡導：「以觀音大悲廣大之願為願，誓貫徹觀音大慈救世之行為行。」「而觀世音菩薩於斯世時，特為與無緣大慈，運用同體大悲，倒駕慈航，隨世尊示現娑婆界，拯救沉溺……」。<sup>149</sup>

鏡龕長老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推動佛教發展。慈能與十方眾生之樂，大慈不但能渡眾生一切苦，也能化眾生不善心為善心；大悲能拔十方眾生之苦，不但能覆蓋一切有情類，更能覆護一切有情心，化熱惱為清涼的菩提愛護心；菩薩以喜捨心為心，安立有情由我能喜眾生；由我能捨者即「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救濟水深火熱的苦惱眾生，盡未來際一切眾生皆願度脫。菩薩以橫豎窮之悲願，令諸眾生離苦而得安樂。<sup>150</sup>

以此精神，除了救拔苦難，也成就施者的善行，轉化不善心的人為善心。法師強調因果觀，認為要救苦難就必先明瞭苦難的來源，而要明白苦難的來源就必須認識因果報應，作如是因，獲如是果；釀如是緣，感如是報。以因資果，以果酬因，自作其報，因果招彰，絲毫

<sup>147</sup> 禪心 2000a，頁 61-62。

<sup>148</sup> 禪心 2000a 和 2000b。

<sup>149</sup> 鏡龕 1987，頁 40。

<sup>150</sup> 同上註，頁 39。



不爽。<sup>151</sup>捨惡緣，修善果，受持三皈五戒淨行，息滅貪瞋癡三毒，修戒定慧正法，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愛己之心愛人，以共趨善果。<sup>152</sup>

觀音亭福利基金的成立，不管從事文化、教育或社會慈善的工作，依循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精神。鏡龕長老以 92 高齡創辦《慈悲》佛教季刊，是希望藉著文字般若，弘揚佛法。《慈悲》是公開的佛教園地，歡迎弘揚正法，推廣佛教運動的文章，他在〈創刊人的話〉中表示，佛教的振興有賴知識的年輕人投入弘法的行列，但願季刊能扮演這樣的角色，接引更多青年學佛，為續佛慧命盡一份綿力。長老肉身老了，但他的心卻是年輕的，藉著創辦佛學季刊，把年輕、活力的精神保存下來，流傳下去。

#### 四、小結

鏡龕法師，「即抱出家而積極入世願旨，不求處名山，摒絕人間煙火，反擇毗於市廛，待闢之郊野，無他，為謀接近人群，宏法較易效耳。」<sup>153</sup>年近半百方在異國建立佛教道場，開展佛教事業。鏡龕長老為宏法而接近人群，不僅造就了觀音亭的宏偉，也給馬來西亞佛教的發展帶來正面的積極意義。

慈悲是佛教之根本，<sup>154</sup>經上曰：「大悲為上首」、「大慈悲為根本」、「諸佛世尊，以大悲而為體故」；論上曰：「佛心者，大慈悲是」。大乘行果的心髓，就是慈悲。離了慈悲，沒有菩薩，也沒有佛。故言，沒有慈悲，就沒有佛法，而佛法是從慈悲發揮出來。<sup>155</sup>慈悲和喜捨的總和是真正的菩薩心。<sup>156</sup>有悲心而沒有悲行，就如有願力而沒有行動

<sup>151</sup> 同上註，頁 39-40。

<sup>152</sup> 同上註，頁 40。

<sup>153</sup> 鏡龕 1988，頁 1。

<sup>154</sup> 印順 1991（修訂 1 版），頁 130。

<sup>155</sup> 同上註，頁 117。

<sup>156</sup> 同上註，頁 131。



力。然而，這行動力的實踐，需具備各種因緣條件。鏡龕長老，年近五十之後就長駐於馬。當時，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普遍上教育程度不高，鏡龕長老的傳奇事蹟，「法力」高超的法師，能救人於危厄的說法，契合渡眾及發展佛教的機緣。

充實慈悲心的事行，名利他行，以佈施、愛語、利行和同事四攝法為大綱。佈施，不管是財施、法施或無畏施，是統攝一切的利他行，如果離開了佈施，就沒有慈悲的意義了。<sup>157</sup>成立觀音亭基金會，向貧、孤、老等不幸人士行佈施，為具體行財施的表現。據曾跟隨在鏡龕法師身邊的信眾表示，人們往往在面對困難、無助時來找鏡龕長老的幫助。除了大乘佛法，長老也兼通密法及懂道家的符咒，有些信眾在獲得長老的幫助脫離困境後，對長老崇敬不已，甚至會在家中供奉長老的法相。濟人於苦難，以方便之力救助他人，使眾生於憂怖苦惱中出來，這就是無畏施。<sup>158</sup>

鏡龕長老雖然本身不升堂講經，但卻經常在觀音亭辦弘法講座活動；在日常與信眾的互動中，也以正法牽引，談因果，倡善行。長老 80 歲後，把重心置於發展教育、文化工作上。提供舒適的道場，舉辦各類大型法會、活動的同時，邀請諸法師升堂說法。年過 90 創辦《慈悲》季刊，吸納擅長文字般若的專才，藉著文字，不止向馬來西亞廣播善法，也把《慈悲》寄到中國等海外佛寺或佛教團體。<sup>159</sup>鏡龕長老雖然沒有升堂向大眾開示講經說法，但他卻塑造了說法及聞法的因緣。長老將畢生積蓄 100 萬馬幣捐於十機構，<sup>160</sup>90 餘歲高齡的長老在

<sup>157</sup> 同上註，頁 131-132。

<sup>158</sup> 同上註，頁 132。

<sup>159</sup> 訪問洪古，2008 年 9 月 22 日，於馬來西亞佛總雪隆分會。洪古在觀音亭圖書館成立後常到那看書，並曾經擔任《慈悲》主編。洪古表示，鏡龕長老不計郵費等成本，只求《慈悲》等更廣泛地推擴出去，以利益眾生。

<sup>160</sup> 詳情請參閱本文「慈善活動」。在各文獻資料中對於長老所捐獻的團體名單有所出入，「慈善活動」所使用的資料，是由長年跟隨在長老身邊的丘居士所提供。



獻金儀式上說：「錢財的佈施是小事，法佈施才是大功德」。<sup>161</sup>

一代慈悲王，或直接或間接，行使各類佈施；或贊許，或呵責，<sup>162</sup>或鼓勵，<sup>163</sup>悲心的流露，是以愛語引導向上向善。利同，即福利事業，從公共、大眾的福利著想，施設慈善的事業。<sup>164</sup>觀音基金會，慈悲救急小組的成立，正也是利行的表現。四攝法中之最後一項：同事，就是與大眾同甘苦，鏡龕長老至近百歲尚為發展佛教事業而汲汲營營，弟子們連他的生日是哪一天都不曉得。<sup>165</sup>50年間創立設備完善的八打靈觀音亭，觀音亭不止有「富貴廟」之稱，鏡龕長老也有「鑽石和尚」的稱號。但是，對於信徒的供養，他悉數捐出，所建立的道場也是供佛教發展，他說：「我一個人就只需要一個房間，占著這麼大的地方有什麼用？」<sup>166</sup>

哲人已逝，他圓寂的消息獲得中文媒體頭版的報導；英報也進行報導。佛教僧人獲得報章以頭版方式報導，在馬來西亞極為少見。南傳達摩難陀長老（Venerable Dr. K. Sri Dhammananda），藏傳法師 Lama Nen Da，北傳法師伯圓長老、隆根長老和淨心長老（1929 至今）在追悼大會讚頌大會上誦經。治喪策委員會陣容龐大，在馬來西亞五位華人正部長當中，就有其中四位正部長在名譽主席團中。在朝的馬華公會總會長林良實率黨要瞻仰長老遺容；在野的民主行動黨主席林吉祥（1941 至今）在副主席陳勝堯（1942 至今）陪同下向長老致最後敬

<sup>161</sup> 江子等編 2000，頁 38。

<sup>162</sup> 見沈平春 2000，頁 125-126。英文版 Sim Peng Choon, “The Very Venerable Reverend Keng Ang”，頁 127-128。

<sup>163</sup> 在明和法師（2000）的文章中，提到有個老太婆說這裡是富貴廟，像她這種窮人不敢來拜。鏡龕長老的回應是，就是沒錢沒福報所以要來拜，這裡的菩薩感應好，來拜的人會修得好福報。鏡龕長老就是用這樣逗趣的方式來鼓勵信眾。頁 97。

<sup>164</sup> 印順 1992，頁 132。

<sup>165</sup> 江子 2000，頁 109-110。

<sup>166</sup> 紫雲 2000，頁 137。



禮。馬佛總、馬佛青、佛光山、慈濟等佛教團體，華總等華團，及各學校都派出代表對鏡公做出最後的敬禮。林西彥、沈平春、麥天明等自 1970 年代就出現之護法；李金友、陳達真、龍月梅等在 1980 年代後以各種方式支助觀音亭文教活動的護法，依然為打理長老的後事盡心力。<sup>167</sup>

藉著派送日常物資到慈善團體可以引發更多善心的參與及加入，但佛教之慈悲不僅於此。鏡龕長老，以慈善事業奠下觀音亭佛教事業的根基，濟救困苦，同時不忘記教育工作，在肉身於塵世的最後 8 年，創辦《慈悲》，使慧命流長。

秉釋迦慈訓普度眾生南天成一柱  
直觀音化身遍灑甘露大馬耀十方<sup>168</sup>

香港正覺蓮社所的輓聯，是南望鏡龕法師，在移國的土地上秉承及發揚釋門。前半生在中國所修學之，應用在南方的土地上，並放出光芒。

德行難思啓建本亭興化雨  
莊嚴共仰宏揚妙法睦邦誼<sup>169</sup>

明義法師，自 1999 年承接觀音亭住持的職位，輓聯內容記鏡龕長老建寺之功，除了弘揚佛法外，也在這土地上推行各項有促進和睦之工作。

大智如鏡能照能見  
大悲如龕能照能容

---

<sup>167</sup> 整合《永懷集》中之照片及文字說明。

<sup>168</sup> 江子等編 2000b，頁 74。

<sup>169</sup> 同上註。



智慧增長漸臻圓滿

悲願不老源源不絕

繼程法師（1955 至今）在《鏡公長老示寂特輯》中所題及獻詞，是贊許長老之菩薩精神，慈悲與智慧雙運。這樣的精神，長老實踐的方式，就如同達摩難陀長老所言之：

The late Venerable was an untiring social worker and he carried out the noble Buddhist ideal of making knowledge available to everyone, rich or poor. Using his considerable organizational skills, he collected vast sum of money which he used selflessly to support the education of all Malaysians regardless of racial or religious belief. But above all, we recognize the late Venerable's effort to create unity among Malaysian Buddhists by working closing with others to bring our Three great traditions, the Therevada, Mahayana and the Vajrayana together.<sup>170</sup>

這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skills），鏡龕長老長袖善舞，獨特的攝受之力，不管是政要、賢達，有名望能出資者，還是才俊之士，識時渡之，善用其長。以鏡龕長老為首的活動，如果只有菁英參與而沒有獲得普遍大眾的支持，也是不可能成就的。雖多次推辭，但在 1995 仍受封 JSM 之頭銜。鏡龕長老推行的佛教事業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是在地化的表現，他所獲得之封賜也是屬於在地的官方認可。

馬來西亞，一個伊斯蘭教為國家的國度，鏡龕長老秉承漢傳佛教傳統，如同華人在這塊土地上對中華文化的堅持；多元是這個國家的特色，鏡龕長老所習之法不限於單宗單派，推廣跨越宗教、種族的慈

<sup>170</sup> Dhammananda 2000，頁 92。



善事業，為多元的社會注入更多的善意。他是馬來西亞第 1 代移民，識時度勢，在不失原則上開展了佛教的在地化工作，使佛教綻放光彩，並且傳承了下來。



## 參考文獻

- 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約1972前後。《吉隆坡八達靈觀音亭福利會週年紀念特刊》。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福利會。
- 王其輝。1988。〈獻詞〉。丘金生等編：《觀音亭重建落成開光水陸大法會專輯》，頁9-10。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 丘金生等編。1988。《觀音亭重建落成開光水陸法會專輯》。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 。約1979前後。《籌建首都佛教大廈委員會總徵信錄及工作報告》。雪蘭莪：The Malaysian Buddhist Association (Selangor Branch) Buddhist House Building Committee Kwan Inn Teng。
- 印順導師。1992（修訂1版）。《學佛三要》。臺北：正聞出版社。
- 江子。2000。〈無明長夜，不再顛躓〉、〈鏡龕長老：我只是個平凡的出家人〉。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頁109-110。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 江子等編。2000a。《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 。2000b。《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 岑學呂編著。1995。《虛雲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沈平春。2000。〈永不言休的巨人〉。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記》，頁125-128。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 周福春。1994。〈十年文革，佛在心中〉。《南洋商報》，7月7日。
- 明和。2000。〈我印象中的鏡龕長老〉。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頁97。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



金。

明暘法師主編。1989。《圓瑛大師年譜》。上海：圓明講堂。

邱南洋。約1972前後。〈本亭創建經過及籌組觀音亭共同展望〉。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吉隆坡八達靈觀音亭福利會週年紀念特刊》，頁133。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會。

悟一。約1972前後。〈我參加了觀音亭福利會週年慶祝大會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吉隆坡八達靈觀音亭福利會週年紀念特刊》，頁38。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福利會。

真禪長老。約1995前後。〈利人利他意義重大〉。觀音亭出版組編輯委員會：《慈悲滿人間紀念特刊》，頁12-16。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秦孟瀟。約1995前後。〈頌一代「慈悲王」——八打靈觀音亭藥師樓佛像開光大典誌慶〉。觀音亭出版組編輯委員會：《慈悲滿人間紀念特刊》，頁23。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莊之明（編？）。約1990前後。《慈愛人間一福田》。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陳亞才。2003a。〈巴生觀音亭的匾額〉。《東方日報》，3月23日。  
——。2003b。〈從文化建築看巴生觀音亭〉。《東方日報》，3月30日。

陳秋平。2004。《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期的檳城佛教》。柔佛：南方學院。

陳美華。〈馬來西亞的漢語系佛教：歷史的足跡、近代現的再傳入與在地紮根〉。李豐楙、林長寬、陳美華、蔡宗德和蔡源林合著：《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宗教與認同：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頁53-121。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陳淑嫻。2000。〈憶恩師，太沈重〉。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頁113-114。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 陳愛梅。2007。〈佛教與民間信仰——分道與交匯初探〉。鄭文泉、傅向紅：《粘合與張力》，頁225-242。雪蘭莪：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族群中心。
- 傅樂成。1977（增訂新版）。《中國通史（下冊）》。臺北：大中國圖書出版。
- 煮雲。約1972前後。〈慈心悲願鏡龕法師〉。八打靈觀音亭編委會：《吉隆坡八達靈觀音亭福利會週年紀念特刊》，頁136-138。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福利會。
- 紫雲。2000。〈鏡龕長老：我只是個平凡的出家人〉。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 慈怡主編。1987。《佛教史年表》。高雄：佛光出版社。
- 楊忠智。1987。〈熱心教育，弘法利眾〉。鏡龕（發行人）：《觀音亭落成三十五週年紀念專輯》，頁49。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 。約1990前後。〈感言〉。莊之明編：《慈愛人間一福田》，無頁碼。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 楊善勇。2003。〈觀音亭見證巴生歷史〉。《東方日報》，4月7日。
- 楊慶喜。1984。《塔爾寺》。青海：青海民族出版社編輯。
- 葉觀仕主編。1984。《馬來西亞跨世紀名人錄（2000-2001）》。雪蘭莪：名人出版社。
- 慧恩。2000。〈妙善修行人間觀音〉。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頁103-107。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 歐芙伶。2009。〈有吃有通——向高僧致敬〉。《光華日報》，4月



19日。

鄭渝。〈長江上游古剎——慈雲寺（上）〉。《香港佛教》，第534期。[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34/534\\_14.html](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34/534_14.html)。

錢博。2000。〈如是見聞憶恩師〉。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頁115。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禪心。2000a。〈神附乩童？〉。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頁61-62。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2000b。〈「神奇」力量在自心〉。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頁54-55。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禪心、慧真。2000a。〈虛雲香板，長我道業〉。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頁5-10。八打靈再也：《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2000b。〈青海參學，班禪喇嘛三密相應〉。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頁11-16。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2000c。〈從雪峰到天心岩——賞百擔米嚙大紅袍〉。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頁17-22。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2000d。〈荒蕪地化法寶山——怒海驚濤擔兩百斤冬菇〉。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鏡中歲月》，頁23-28。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鏡龕。約1979前後。〈籌建首都佛教大廈委員會主席兼財政報告〉。丘金生等編：《籌建首都佛教大廈委員會總徵信錄及工作報告》。雪蘭莪：The Malaysian Buddhist Association (Selangor Branch) Buddhist House Building Committee Kwan Inn Teng。



- 。1987a。《八打靈觀音亭落成三十五週年紀念專輯》。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 。1987b。〈自序〉。鏡龕：《八打靈觀音亭落成三十五週年紀念專輯》。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 。約1990前後。〈感言〉。莊之明（編？）：《慈愛人間一福田》，頁39-40。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 繼程法師。1995。〈印順導師與馬來西亞佛教〉。薑聯招編：《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銀禧紀念特刊》，頁105-116。吉隆坡：馬佛青佛教文摘社。
- 觀音亭出版組編輯委員會。約1995前後。《慈悲滿人間紀念特刊》。雪蘭莪：八打靈觀音亭。
- 《東方日報》。2005年12月20日。
- 《慈悲》。1992。創刊號（第2版）。9月。
- 。1993。第5期。10月。
- 。1995。第13期。10月。
- 。1996。第16期。8月。
- 香港寶蓮禪寺網站。http://www.plm.org.hk/dispArticle.asp?id=1858。
- 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網站。http://www.mba.net.my/MyBuddhism/People/Build/content.htm。
- Assunta. (?). *Heart & Art of Care: Time Tested Traditions Quality Certified Services.*
- Chander, R. ed. 1977. *1970 General Report Population Census of Malaysia* (Vol. I). Kuala Lumpur: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 Chin, Ung-Ho. 1997. *Chinese Politics in Sarawak—A Study of the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hammananda, K. Sri. ° 2000. Message. 江子等編：《鏡龕長老紀念集——永懷集》。雪蘭莪：《慈悲雜誌》及觀音亭福利基金。

Jagou, Fabienne. 2006. Review of Le 9e Panchen Lama (1883-1937): Enjeu des Relations Sino-Tibetaïn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No. 2 (August). [http://www.thdl.org/collections/journal/jiats/index.php?doc=jiats02rev\\_jagou.xml](http://www.thdl.org/collections/journal/jiats/index.php?doc=jiats02rev_jagou.xml).

Lee, Boon Thong. 2006. Petaling Jaya: The Early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Malaysia's First New Tow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9 Part 2, pp. 1-22.

Saw, Swee Hock. 1971. *The Population Survey of Petaling Jaya 1966*. Singapore: University Education Press.

Tufo, M. V. 1949. *Malaya Comprising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Kuala Lumpur: The Government Printer.

*New Straits Times*. 1987. November 23.

*Selangor Selection* 2318/1928.

